

## [陳黎：從古典的愛到當代 AI]

### 辛波絲卡 (Szyborska, 1923-2012)

#### ●三個最奇怪的詞

當我說「未來」這個詞，  
第一音方出即成過去。

當我說「寂靜」這個詞，  
我打破了它。

當我說「無」這個詞，  
我在無中生有。好

#### ●一見鍾情

他們兩人都相信  
是一股突發的熱情讓他倆交會。  
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  
但變化無常更是美麗。

既然從未見過面，所以他們確定  
彼此並無任何瓜葛。  
但是聽聽自街道、樓梯、走廊傳出的話語——  
他倆或許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吧？

我想問他們  
是否記不得了——  
在旋轉門  
面對面那一刻？  
或者在人群中喃喃說出的「對不起」？  
或者在聽筒截獲的唐突的「打錯了」？  
然而我早知他們的答案。  
是的，他們記不得了。

他們會感到詫異，倘若得知  
緣分已玩弄他們  
多年。

尚未完全做好  
成為他們命運的準備，  
緣分將他們推近，驅離，  
憋住笑聲  
阻擋他們的去路，  
然後閃到一邊。

有一些跡象和信號存在，  
即使他們尚無法解讀。  
也許在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個星期二  
有某片葉子飄舞於  
肩與肩之間？  
有東西掉了又撿了起來？  
天曉得，也許是那個  
消失於童年灌木叢中的球？

還有事前已被觸摸  
層層覆蓋的  
門把和門鈴。  
檢查完畢後並排放置的手提箱。  
有一晚，也許同樣的夢，  
到了早晨變得模糊。

每個開始  
畢竟都只是續篇，  
而充滿情節的書本  
總是從一半開始看起。

#### ●種種可能

我偏愛電影。  
我偏愛貓。  
我偏愛華爾塔河沿岸的橡樹。  
我偏愛狄更斯勝過杜斯妥也夫斯基。  
我偏愛我對人群的喜歡  
勝過我對人類的愛。  
我偏愛在手邊擺放針線，以備不時之需。  
我偏愛綠色。  
我偏愛不抱持把一切  
都歸咎於理性的想法。  
我偏愛例外。  
我偏愛及早離去。  
我偏愛和醫生聊些別的話題。  
我偏愛線條細緻的老式插畫。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我偏愛，就愛情而言，可以天天慶祝的  
不特定紀念日。  
我偏愛不向我做任何  
承諾的道德家。  
我偏愛狡猾的仁慈勝過過度可信的那種。  
我偏愛穿便服的地球。  
我偏愛被征服的國家勝過征服者。  
我偏愛有些保留。  
我偏愛混亂的地獄勝過秩序井然的地獄。  
我偏愛格林童話勝過報紙頭版。  
我偏愛不開花的葉子勝過不長葉子的花。  
我偏愛尾巴沒被截短的狗。  
我偏愛淡色的眼睛，因為我是黑眼珠。  
我偏愛書桌的抽屜。  
我偏愛許多此處未提及的事物  
勝過許多我也沒有說到的事物。  
我偏愛自由無拘的零  
勝過排列在阿拉伯數字後面的零。  
我偏愛昆蟲的時間勝過星星的時間。  
我偏愛敲擊木頭。  
我偏愛不去問還要多久或什麼時候。  
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  
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 聶魯達 (Pablo Neruda, 1904-1973)

#### ●今夜我可以寫出

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

寫，譬如說，「夜綴滿繁星，  
那些星，燦藍，在遠處顫抖。」

晚風在天空中迴旋歌唱。

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  
我愛她，而有時候她也愛我。

在許多彷彿此刻的夜裡我擁她入懷。  
在永恆的天空下一遍一遍地吻她。

她愛我，而有時候我也愛她。  
你怎能不愛她專注的大眼睛？

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  
想到不能擁有她。感到已經失去她。

聽到那遼闊的夜，因她不在更加遼闊。  
詩遂滴落心靈，如露珠滴落草原。

我的愛不能叫她留下又何妨？  
夜綴滿繁星而她離我遠去。

都過去了。在遠處有人歌唱。在遠處。  
我的心不甘就此失去她。

我的眼光搜尋著彷彿要走向她。  
我的心在找她，而她離我遠去。

相同的夜漂白著相同的樹。  
昔日的我們已不復存在。

如今我確已不再愛她，但我曾經多愛她啊。  
我的聲音試著借風探觸她的聽覺。

別人的。她就將是別人的了。一如我過  
去的吻。  
她的聲音，她明亮的身體。她深邃的眼睛。

如今我確已不再愛她。但也許我仍愛著她。  
愛是這麼短，遺忘是這麼長。

因為在許多彷彿此刻的夜裡我擁她入懷，  
我的心不甘就此失去她。

即令這是她帶給我的最後的痛苦，  
而這些是我為她寫的最後的詩篇。

#### ●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45

別走遠了，連一天也不行，因為，  
因為，我不知該怎麼說，一天是很漫長的，  
我會一直等著你，彷彿守著空曠的車站，  
當火車停靠在別處酣睡。

別離開我，連一小時也不行，因為  
那樣點點滴滴的心靈劇痛會全數浮現，  
四處流浪覓尋歸屬的煙霧會飄進  
我體內，絞勒住我迷惘的心。

啊，願你的側影永不流失於沙灘，  
啊，願你的眼皮永不鼓翼飛入虛空：  
連一分鐘都不要離開我，最親愛的，

因為那一刻間，你就走得好遠，  
我會茫然地浪跡天涯，問道：  
你會回來嗎？你打算留我在這奄奄一息嗎？

#### ●疑問集

2 如果我死了卻不知情  
我會向誰問時間？

如果所有的蛋黃都用盡  
我們用什麼做麵包？

3 告訴我玫瑰當真赤身裸體  
還是它就是這種穿著？

世上可有任何事物  
比雨中靜止的火車更憂傷？

10 囚禁於佩脫拉克的十四行詩中  
蒼蠅會做些什麼？

24 對每一個人4都是4嗎？  
所有的7都相等嗎？

72 如果所有的河流皆甜如蜜  
海洋如何獲取鹽份？

四季如何得知  
變換襯衫的時刻？

是否總是同樣的春天  
反覆扮演同樣的角色？

茨維塔耶娃(Tsvetayeva, 1892-1941)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個小鎮，  
共用無盡的黃昏  
和綿綿不絕的鐘聲。  
在這個小鎮的旅店裡——  
古老時鐘敲出的  
微弱響聲  
像時間輕輕滴落。  
有時候，在黃昏，自頂樓某個房間傳來  
笛聲，  
吹笛者倚著窗牖，  
而窗口大朵鬱金香。  
此刻你若不愛我，我也不會在意。

在房間中央，一個磁磚砌成的爐子，  
每一塊磁磚上畫著一幅畫：  
一顆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  
而自我們唯一的窗戶張望，  
雪，雪，雪。

你會躺成我喜歡的姿勢：慵懶，  
淡然，冷漠。  
一兩回點燃火柴的  
刺耳聲。  
你香煙的火苗由旺轉弱，  
煙的末梢顫抖著，顫抖著  
短小灰白的煙蒂——連灰燼  
你都懶得彈落——  
香煙遂飛舞進火中。

黃真伊(?-1530?, 韓國)

●時調兩首

我要把這漫長冬至夜的三更剪下，  
輕輕卷起來放在溫香如春風的被下，  
等到我愛人回來那夜一寸寸將它攤開。

\*

青山裡的碧溪水啊不要誇耀你的輕快，  
一旦流到滄海你將永遠無法再回來，  
明月滿空山何不留在這兒與我歇息片刻。

無名氏(15-16世紀, 西班牙)

●養蜂人

養蜂人吻了我，  
蜂蜜的味道讓我知道是他。

葉慈(Yeats, 1865-1939)

●當你年老

當你年老，灰白，睡意正濃，  
在火爐邊打盹，取下這本書，  
慢慢閱讀，夢見你眼中一度  
發出之柔光，以及深深暗影；

多少人愛你愉悅丰采的時光，  
愛你的美，以或真或假之情，  
祇一個人愛你朝聖者的心靈，  
愛你變化的容顏蘊藏的憂傷；

並且俯身紅光閃閃的欄柵邊，  
帶點哀傷，喃喃低語，愛怎樣  
逃逸，逡巡於頭頂的高山上  
且將他的臉隱匿於群星之間

●他想要天國的綉緞

假如我有天國的錦緞，  
繡滿金光和銀光，  
那用夜和光和微光  
織就的藍和灰和黑色的錦緞，  
我將把它們鋪在你腳下：  
但我很窮，只有夢；  
我把我的夢鋪在你腳下；  
輕輕踩啊，因為你踩的是我的夢。

●酒歌

酒從唇間進，  
愛從眼波起；  
吾人老死前，  
惟知此真理。  
我舉杯就唇，  
我看你，我歎息。

●《萬葉集》無名氏

隱約雷鳴  
天陰霾，  
但願大雨降  
為妹  
將君留  
☆鳴る神の少し響みてさし曇り雨も降  
らぬか君を留めむ  
narukami no / sukoshi toyomite / sashi  
kumori / ame mo furanu ka / kimi o todomen

隱約雷鳴  
雨未降，  
只要妹留我  
我就  
留下來  
☆鳴る神の少し響みて降らずとも我は  
留まらむ妹し留めば  
rukami no / sukoshi toyomite / furazutomo  
/ ware wa todomaran / imo shi todomeba

怕春雨濕透  
你的衣服——  
所以，下七天雨  
你就七天  
不來了？

但求能像伊香保山  
八尺高堤壩上方  
眾目所見的  
虹般——公開地  
和你睡和你睡

●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 626-672)

香具山/愛上畝傍山，  
與耳成山/相爭不讓——  
自眾神的年代以來/此情即如是，  
曩昔/有先例/莫怪此世之人  
為爭豔妻/亦相鬥

●額田王(?-690以後)

\*天皇遊獵蒲生野時，額田王作歌：  
你走在紫草園裡，  
走在天皇的  
狩獵場上——不怕  
守吏看見嗎，對著我  
振動你的衣袖？

●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 631-686)

你比紫草還美艷，  
妹啊你讓我心生  
妒恨，  
已為他人妻  
更讓我思戀！

●柿本人麻呂(約660-約710)

古昔亦有人  
如我乎——  
想念阿妹，  
終夜  
不能寐？

像山鳥長長長長的尾巴  
這長長的秋夜  
我一人  
獨  
眠

行過夏野的牡鹿  
新生的角好短  
好短——啊，即便像  
這麼、這麼短的瞬間  
我也未曾將妹心忘

●笠女郎(8世紀)

八百日才能走盡的  
海岸上全部的沙  
合起來——都  
抵不過我的愛：  
島守啊，明白嗎？

若說相思  
奪人命——  
我死死  
生生，何止  
千回……

人不想我  
我想他——  
無濟一如對著  
大寺餓鬼的背  
勤磕頭

●《古今和歌集》無名氏

待五月而開的  
橘花，香氣撲鼻  
令我憶起  
昔日舊人  
袖端的香氣

起碼多待一會兒吧  
當我求你別離去——  
你若掉頭就走，  
我會請前面的木板橋  
讓你的馬斷腿

早知老  
將至，閉門  
緊鎖答  
「不在」，  
拒它於門外！

相戀是重荷，  
若不得  
相會  
做扁擔，  
千鈞苦難扛

●小野小町（約 825-約 900）

他出現，是不是  
因為我睡著了，  
想著他？  
早知是夢  
就永遠不要醒來

我知道在醒來的世界  
我們必得如此，  
但多殘酷啊——  
即便在夢中  
我們也須躲避別人的眼光

雖然我沿著夢徑  
不停地走向你，  
但那樣的幽會加起來  
還不及清醒世界允許的  
匆匆一瞥

秋夜之長  
空有其名，  
我們只不過  
相看一眼，  
即已天明

我將度過旅夜，  
冷啊，  
能否借我  
你如苔的僧衣？

註：小町有次訪奈良石上寺，日已暮，決定在此過夜，聞六歌仙之一的僧正遍昭在此，遂寫此帶調侃、挑逗味之詩探其反應。

●僧正遍昭（816-890）

這遁世的  
苔之衣只有  
一件，不借  
未免薄情，兩個人  
一起睡好嗎？

●和泉式部（約 974-約 1034）

獨臥，  
黑髮亂而  
不在意——  
我渴望那最初  
撫摸它的人

竹葉上的  
露珠，逗留得  
都比你久——  
拂曉消失  
無蹤的你！

這世上  
並沒有有一種顏色  
叫「戀」，然而  
心卻為其深深  
所染

此心  
想念你  
碎成  
千片——  
我一片也不丟

久候的那人如果  
真來了，我該怎麼辦？  
今晨的花園鋪滿雪，  
太美了，  
不忍見足印玷污它

我行將死去——  
作為從此世帶往  
來世的回憶，  
真願此際能  
再與你一會！

●西行（1118-1190）

路邊柳蔭下  
清水潺潺，小歌  
片刻——  
不知覺間  
久佇了

如今我明白了，  
當她誓言將  
長相憶時，  
不過是委婉地說  
會將我淡忘……

這讓人憎厭的  
人世  
不值得活的——  
惟你在其中  
我願苟活

啊吉野山，我將捨  
去年折枝為記的  
舊道，往未曾  
到過的方向  
尋訪櫻花！

旅途中休息，我  
睡著在吉野山  
櫻樹下——  
春風在我身上  
鋪蓋了一條櫻花被……

願在春日  
花下  
死，  
二月十五  
月圓時

●松尾芭蕉（1644-1694）

古池——  
青蛙躍進：  
水之音  
☆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  
furuie ya / kawazu tobikomu / mizu no oto

即使在京都，  
聽見杜鵑啼叫，  
我想念京都

把富士山之風  
收於我扇中，當作  
江戶土產！

今宵明月——  
只要清澄，  
住下就是京城  
☆たんだすめ住めば都ぞ今日の月  
tanda sume / sume ba miyako zo / kyō no tsuki  
譯注：「すめ」（澄め／住め：sume），  
有「清澄」與「住下」兩意，是雙關語。

海暗了，  
鷗鳥的叫聲  
微白

寒舍聊能拿來  
招待的，唯  
這些小蚊子也

●千代尼（1703-1775）

水面上——  
閃電的下襠  
濕了……

啊牽牛花——  
汲水的吊桶被纏住了  
我向人要水

拂曉的別離  
偶人們  
豈知哉

再睡一覺，  
直到百年——  
楊柳樹

更衣：  
她的美背  
只讓花香窺見

清水：  
沒有正面  
沒有背面

●小林一茶（1763-1827）

雪融了，  
滿山滿谷都是  
小孩子

美哉，紙門破洞，  
別有洞天  
看銀河！

足下何時來到了  
我的足下——  
小蝸牛？

有人的地方，  
就有蒼蠅，  
還有佛

父在母在  
我在的——啊，  
美如繁花之日

初雪——  
一、二、三、四  
五、六人

柴門上  
代替鎖的是——  
一隻蝸牛

露珠的世界：  
然而在露珠裡——  
爭吵

此世，如  
行在地獄之上  
凝視繁花

在盛開的  
櫻花樹下，沒有人  
是異鄉客

陳黎 (1954- )

### ●小宇宙 (節選)

我等候，我渴望你：  
一粒骰子在夜的空碗裡  
企圖轉出第七面

一顆痣因肉體的白  
成為一座島：我想念  
你衣服裡波光萬頃的海

雲霧小孩的九九乘法表：  
山乘山等於樹，山乘樹等於  
我，山乘我等於虛無……

婚姻物語：一個衣櫃的寂寞加  
一個衣櫃的寂寞等於  
一個衣櫃的寂寞

愛，或者唉？  
我說愛，你說唉；我說  
唉唉唉，你說愛哀唉

一二僧嗜舞  
移二山寺舞溜溪  
衣二衫似無

爭鳴：  
〇歲的老蟬教〇歲的  
幼蟬唱“生日快樂”

人啊，來一張  
存在的寫真：  
因

### ●閃光集——一行十首 (選五)

銀色的雨像訂書針般落下；窗內，他  
們接吻，像訂書機

月光跟著我渡河，它的座位搖搖  
椅——就在划動的槳上

你說，老天有眼——啊，祂能做到已  
讀不回已屬不易……

那隻白貓，喵一聲從白茶花叢裡探出  
頭來，鄭重地為自己辨白

無神論的他，此生最感謝的是，依然  
不斷獲准出神、入神

踏正復逆之音步成悲又喜之命韻：我  
仰天用流星雨和命運押韻——押頭韻

### ●AI 挖掘出土的《小宇宙》(十選五)

光在黑色的睡眠裡  
翻了一個身，換上  
另一件更黑的睡衣：

一整個午後，池水  
把天空的藍  
全默寫成倒裝句

午後微雨，玻璃窗像  
蓋了浮水印的信封  
收下整片遠山的蔥蘢

一夏的激情：蟬與  
蟬爭吵著成為，大塊  
文章中的標點符號

他小時候  
說謊——  
現在說詩

### ●色々

色々原因終將讓人生由彩色變成無色  
出色的你，如此，仍厭惡我色色的目光嗎

山色，在天晴與明亮的心情間，更形出色  
在形形色色的惡德中我選擇寬赦美色

請勿以此視我為色情狂。當時我們在  
色楞格河畔 (色楞格，蒙古語「露水」)

草原上到處是晶瑩的露珠，你說你懷疑你  
是色目人的後裔，目中所見水色草色

色色發光。我知道，不必面有慚色在  
當發光時發光，即是世間萬物扮演的角色

那要責備我，時不時面露飢色嗎？你色厲  
內荏說，亦人性本色也。五光生十色

光的背面是暗，實這枚硬幣的反面是  
虛。神，神色自如地賜人以這消極的資產

虛：虛以納實，空以納色。色々原因終將  
讓繪聲繪色的夢變成無聲無色。出色

如你，藏青色皮夾裡也藏著一台袖珍  
彩色夢的印表機嗎？怎能不私藏那些仙姿

玉色湖光山色雌雄異色……甚至那些略略  
尷尬的丟眉弄色喜形於色……但你也

同意色々或色色皆空嗎？那已是公開  
的秘密，雖你仍作色說保守秘密人々有責！

### ●衣々

拂曉的別離／  
偶人們／豈知哉

我日々苦々等待。略諳  
駢體文的你，卻未必能  
回應我以夜々來：「衣々」  
(きぬぎぬ/kinuginu)

你與我，脫下衣服相疊  
共寢，你的體香，以各種  
形狀、體位，與我的體香  
同銷焚，銷魂。你衣服的  
氣味，與我衣服的氣味  
交融，我們共枕交頸而眠  
它們一夜不息不眠，薰拂  
我們的視覺聽覺漸次失神  
各安其位，獨撐我們的嗅覺  
終宵勃起，警戒黎明的  
太快来襲……啊，我真不願  
把這兩字也寫成「後朝」  
雖然字典裡說它們意思一樣  
發音相通。後朝，翌日清晨  
異日清晨——啊，但願日々は

同樣的長々夜，仍有足夠的  
餘香，餘溫，幫我們溫習  
駢體文：如何牡馬的你身體  
與牡馬的我的身體，徹夜  
同體并轡，你騎我我騎你  
你用呼吸的馬鞭鞭我，我  
回你以一日紅、十日紅、  
百日紅、千日紅的暗香之鞭……

kinuginu，騎奴騎奴，我們是  
星暉晶晃、暴曬，互為主奴的  
人馬座，木偶馬們豈知哉？  
豈知晨光即將來卸解我們夜的  
馬蹄鐵，以越啖越大的針孔  
側錄我們拂曉相別，你的  
我的手不忍太快將衣服穿回  
衣々／衣々不捨的畫面……！

註：「拂曉的別離……」(曙の別れわもたぬ難哉)，拙譯千代尼俳句。日本古代男女，即使成婚也未住在一起，夫妻或戀人相會，皆是男方於天黑後赴女方處。兩人將脫下的衣服相疊，蓋在身上共寢。次日黎明後，兩人衣服穿好，男方即須離去，稱作「衣々」(衣衣：きぬぎぬ/kinuginu)，也寫成「後朝」，男女共寢次晨。「駢」=「馬」+「并」。

### ●〈戲題〉戲仿——邀山谷兄同遊太魯閣峽谷亦步亦趨有作

邀遊迤邐迂迴道，忘情恐惹惡急懲  
春晴暉暖早晚明，詼諧說詩謝詒語  
荏苒花葉芳菲蘇，堅壑壁垂塊壘堆  
伏仰但作兩假仙，洄瀾波清濯沉渣

註：2017年拙詩〈藍色一百擊〉有句「我說山谷兄啊峽谷路仄要嚴守規矩亦步亦趨：邀遊迤邐迂迴道，忘情恐惹惡急懲，春晴暉暖早晚明，詼諧說詩謝詒語。」黃庭堅有「同旁詩」〈戲題〉，前四句為「逍遙近道邊，憩息憇德憑，晴暉時晦明，詼諧諧讓論。」今續仿其後四句「草萊荒蒙籠，室屋壟塵空，僮僕侍偏側，涇渭清濁混」成此詩。

### ●減口計畫

哦嘲嚕咄吾嚕古啼  
啞吟啞吞吟  
古吾嚕嚕嚕啼，嚕啦嘿！  
哦嘲唧唧啞啞啞  
啞啞啞啞啞啞啞  
啞啞啞，啞啞吐。啞啞啞啞  
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  
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  
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  
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  
啞啞啞嗎！

註：此首「偽同旁詩」或可視為「女性／女權」(妾)反撲、起義，推倒(拉黑)列男皇列男帝後，溫柔之「平民烏托邦」宣言，和平版《動物農莊》。此詩為一猶待執行之減「口」計畫，完成後，作案現場將呈——

我朝曾出五皇十帝，  
妾今奉天令，  
十五歷皇歷帝，齊拉黑！  
我朝且即更號我國，  
付虎牛馬羊犬禽共監。  
四海內，皆吾土。允文惡刀，  
貴農藝，不喜豪華，不愛刷暴。  
秋茶冬瓜夏沙士，舌齒最愛。  
客至，共享，爹母夫兒延坐。  
此至喜焉！